

富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期

目 录

.....
*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
*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 *
* 专 辑 *
.....

满江红——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贺裕非(1)
青山壮歌——记“七位无名烈士”.....陈名泰(2—5)
从「还我河山」想起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初汝纶(6—7)
“南京抗战”亲历记.....袁忠良(8—13)

.....
* 人 物 传 记 *
.....

刘光第年谱(中).....刘海声(14—31)

.....
* 江 阳 香 秋 *
.....

《满江红》作者、富顺第一位“名誉公民”贺裕非
.....“文史资料”编辑室(32—33)

文史简讯.....(34)

编后记.....(35)

一九八七年八月

满江红

——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

贺格非

一声号角，
红旗飘，漫卷华夏。
谁能敌，长城万里，
金戈铁马。
二万五千走征途，
六十风华染彩霞。
凌云志，九天揽明月，
照天涯。
红旗舞，无不胜；
急奔腾，绘四化。
喜两用英才，灿烂新花。（一）
满目江山臻锦绣，
举国文明光天下。
奋前程，四根擎天柱，（二）
振中华！

注（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适应新时期，要培养两用人才。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青山壮歌

——记七位无名烈士

陈名裘

1950年冬天，我任双鹿四个小乡的工作组长。一天，我和全新乡农会主席熊汉青一起访贫问苦，了解民情，行走在青山岭的林荫道上。熊絮絮叨叨地给我讲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为了求真象，我干脆坐在一株大树杈上聆听，他四望无人，轻声的打开了话匣子……。听到这些青山岭区的往事，使我这个从学校投身革命不久的人，感到惊心动魄。没有想到，这样风景秀丽，山花烂漫的山林中，还有着那么多野蛮、愚昧和悲壮的故事！原来这里的人民过去除受官府和地主、恶霸的压迫外，还有土匪骚扰。兵燹之祸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这里历史上是愤慨惶惶，生灵涂炭，国财害命的地方。岭北有座寺庙，当地人称“小峻山”，年年招来四面八方愚昧的善男信女烧香求神，顶礼膜拜。每逢热闹的庙会期间，土匪、流氓借机混迹其间，伺机抢劫，奸淫妇女；密林深处，有金钱豹和野猪出入，不时伤害人畜。老熊说：“这些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解放初期，这里有一个国民党军官，他叫陶汉成，四处抓人当兵（即强徒），逼得我们白天晚上都不敢回家，躲在窑洞里，过了很长时间担惊受怕、露宿挨饿的日子。这帮人真凶狠，你们还有几个人被他们杀死抛入“无底洞”哩！说到这里，他欲说又止，我劝告他说：“陶汉成虽不是垮了马，他也被解放军枪毙，目前残匪不多了，怕什么”。

他接着告诉我，在土匪没有肃清以前，不要说出是他讲的，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后，他讲出了七个无名烈士牺牲的情况。

七个解放军被匪徒抛入“无底洞”

1949年冬，当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解放富顺县之初，国民党军残部管长陶汉成纠集了起义的国民第七十二军中的叛匪和一群土匪约150多人盘据在青山岭，与我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对立，沿沱江抢劫我军粮、粮船只。

1950年4月的一天，青山岭上空乌云滚滚，大森林蒸发出腾腾雾气。土匪们四出抢劫，发现我解放军的一只粮、粮船，驶过沱江经青山岭脚下人头石附近江面，匪管长陶汉成聚拢合匪众，架起轻、重机枪封锁了江面，对面安溪山上的土匪也架机夹攻，一时枪声大作，呐喊震天。土匪们吆喝粮船靠岸，否则击沉。护运粮、粮船的只有七名解放军，还搭载了10多个老百姓，为了掩护百姓和粮粮，解放军只得靠岸与土匪周旋。陶匪等是一群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野兽，七名解放军刚上岸就被残忍成性的匪众绑架到匪寨。匪管长陶汉成命其匪部的“审判官”张庭亮审问，我解放军义正辞严地叫他们悔过自新，叫他们保护好船上的老乡和白糖、粮食。张匪则要解放军投降叛变，当即受到我解放军的严厉教训。张匪恼羞成怒，命匪徒毒打七名解放军，要解放军说出姓名和部队情况。可是，没有一人屈服和回答。最后匪管下令，枪杀七名解放军于“石马门”山坳。晚上，当地保甲长怕“脱不脱手”，又怂恿吊井马门即“无底洞”附近的农民，把七名烈士的遗体抛入洞中。

找寻烈士的遗体

听了老熊讲的这个令人撕心裂肺的事件，我在默哀中淌下了泪珠，激起了我收回烈士遗体和找寻杀害烈士的凶手为解放军复仇的念头。

就在第二天清早，我召集区队一个班的战士，由老熊带路，来到当时属安众乡，现在国营林场柏花林点一个山窝中，见到“无底洞”口。洞口直径约1.5米，往下看，黑气腾腾，深不见底，阴森森地使人毛骨悚然。据当地人说，这是一个古时候挖穿了的煤炭洞，可通沱江。人们听说要取出烈士的遗体，都摇头长叹。后来找到一个从前挖煤的老农，他讲：这个洞不过两三根竹杆深，用挖煤人下井的软梯子联结起来就可下去。于是按老农的说法，先派一人下井探试。半小时后，那人爬起来就昏过去了。等他苏醒后说：“下面伸手不见五指，呼喊上面听不到，到洞底后臭气逼人叫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商量后，采取轮番换人下去，用大捆土香点燃避臭，再用两支亮盏照明。这样，下去的人果真找到了烈士的骸骨。但是，大半天过去，只找到了五个烈士的头骨和零碎的四肢骨。为了要找到另外两位烈士的头骨，沿洞底摸索的人走了约半华里路，至水深齐胸的地方也一无所获。人们认定，是洪水流入洞口时，烈士的头骨可能被洪水冲走了，只好作罢。

两乡人民追悼无名烈士

全新乡。安众乡的农会和农民，很想知道烈士的姓名，好给烈士立碑纪念。在区里，我找到了在押烈士的头目张勋亮，谈审了他。这个当

初猖狂一时的“审判官”，这时吓得发抖，语无伦次。他推说是匪首陶汉成命令杀七名解放军，解放军都不肯说出姓名……。烈士临危不屈，拒绝受审，怎么能知道姓名呢！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七名英雄，英勇事迹深刻地引起人民的悼念。全新乡、双众乡的农会组织发动两乡人民祭奠烈士。一个大空晴朗的日子，四方田农民和双鹿场上的居民来了600多人，扛着锄头。土箕都来祭奠烈士，都来为烈士们坟墓添土。在风景秀丽的青山岭脚下泉水口旁，给七位烈士砌了一个小山样的公墓，座北向南，形似月亮。新乡农会主席在烈士墓前激昂悲愤地讲悼词，来悼念的群众站在坟台周围。山上、山下面对烈士坟墓献花、致敬。老年农民和妇女哭出了声，青年汉子扯着烂烂的衣衫在低头拭泪。松涛阵阵，鞭炮齐鸣，数百人的悲愤声震动了山峦。使国民党残匪和地主恶霸在悼念烈士的壮歌声中发抖，使青山岭地区的人民在烈士的感召下，积极投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他们中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成了后来乡村政权的骨干。

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七位无名烈士，将永远活在富顺人民心中。

从“还我河山”想起爱国将领

冯玉祥将军

杨汝纶

近年来，曾去自贡市，车过“洋灰桥”，转入溪江路，路旁的花丛上，连最近一里路都是紫薇树。在茂密、紫红的花丛中，在龙凤山的斜坡上，赫然刻着四个涂红大字“还我河山”。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四年，冯玉祥将军偕夫人李德全来自贡，留题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献金运动时写的。

前年五月，去杭州参观，物游西湖时专门去拜谒岳坟。在岳飞的墓前，又看到冯玉祥将军书写的“还我河山”的石碑。

“还我河山”，这具有爱国主义悲愤内涵的四个大字，使我想起一段亲身经历的往事：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读书。一九三九年冬，在华西大学礼堂中，听了冯玉祥将军的一次演讲，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他的讲话通俗、生动，充满爱国激情，听讲时广大师生无不感动。

第二天下午，我到春熙路买书，在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附近，意外地看到了冯将军。他穿着灰布棉大衣，正向当时的中华书局（现在的新华书店分店）走去。我情不自禁地跟着走了进去。书店主人迎着他进了里面的会客室。我立即在书店中买了一本纪念册，怀着敬仰的心情也走到会客室，恭敬地对冯将军说：“副委员长，请你给我题几个字（当时，

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怎么认识我？”我回答说：“昨天在华西大学听了你的报告，很感动！”他高兴地问我：“有笔吗？”我连忙把身上佩带的一支新氏牌笔递给他。冯将军像使用毛笔那样握着钢笔，不加思索地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又写了“冯玉祥题”。他的书法刚劲有力，我的钢笔尖都裂开了。

这本纪念册，我一直珍藏着，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抄登遗失了。但是冯玉祥将军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永久地激励着我。

“南京抗战”亲历记

夏思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郊卢沟桥进攻我国军队，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我就读南京步兵学校，属丙级学生队第十期，正在南京上坊镇进行野营演习。“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我队即奉命调回南京担任市区内的空袭警备。“八·一四”南京发生空战，那天我正在安乐酒店门口站岗执勤，同时执勤的一位山东学生高庆琦被敌机炸死。空战后击落的“木更津”和“鹿屋”敌机残骸放在五洲公园内展览。我们边上课、边战斗，直到上海被日寇侵占，学校就停课分组参战。我组以宋学敏、蒋鼎汉为正、副组长，覃学钧、武世荣、何元龙和我共六人，由战术教官管长治率领，住东陵乡陶祠，指导民工构筑南京东南阵地的野战工事。竣工后仍调回城内江宁府。远闻炮声，学校内外人心沸腾，斗志昂扬。军民齐唱着：“上起我们的刺刀来，对准敌人的头。”《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此起彼伏，人人慷慨激昂，摩拳擦掌。同学们一有空便聚拢一起谈论抗战之事，一次，同学蒋鼎汉说：“日军一贯采用两翼包围，中央突破，速战速决的战术”。后来日寇攻占南京，敌西路军先趋广德，继经宣城，十二月八日攻陷芜湖，截断我军退路，采不出同学们所料。当时学校也印发了城镇巷战纲要，并作了演习和动员准备，随时准备战斗；

又请了才从德国学习回国的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来作报告和龚德柏来讲《抗战必胜论》。

十一月某日，晚点名时，队长周书益叫了约七十多人出列集合，并宣布一些人调特务团、练习团和情报队。叫到名字的把武器、弹药交给班内，没有叫到的明天搬家。我当时被叫了名，一想到是保卫首都南京，就毫无顾虑而热忱地受命了。第二天，由教务主任吴志勋在江宁府校址成立练习团，他任团长，直属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担任唐生智的警卫。我被派到第三营重机枪连任少尉排长。连长黄启汉（军校八期，四川安岳人）一排长余坚忍（湖南平江人）二排长是我，三排长萧履半（湖南湘乡人），四排长王深（重机枪营调来）。士兵是接收金陵师管区新兵，正副班长都由原南京警备部重机枪营调来。吴团长说：“我在黄埔四期时也没有毕业就参加北伐，将来仗打完了，再行毕业”。集训不到两周，南京已闻炮声。有天晚上，吴团长集合全团军官在他寝室里讲话说：“没有长官部的特别通行证，任何人不准到后方去，如敢故违，就地枪决。昨天下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通过警戒线从上海来南京，转来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和要求。校长（指蒋介石）答复：除非日本军队全部从中国领土境内撤除干净，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和秩序，我们可以谈判；否则只有抗战到底，一直打到西藏，我国也要拼到底的”。吴又说：“总监（指唐生智）前几天接张继（国民党中央委员）来电说：总理（孙中山先生）的文物还留在南京，要求派人护送到重庆。总监说：不管他时，一些人只知个人逃命，这些东西应该由经

管的人随身护送起走。吴团长又强调说：南京是总理（孙中山）陵墓的所在地，是我国的首都，我们要效法当年的汉将韩信率兵与赵歇大战于井陘，攻强我弱，哀兵必胜，背水列阵，奋战赵军，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而后存。希望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厉打击凶恶的侵略者，在这场战争中创出奇绩来，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要破釜沉舟，背城借一，与南京共存亡。此时，枪炮声逐渐接近，我连奉令守备秦淮河，连部驻中华路宝成银楼，本排进入夫子庙桥头既设地堡。

十二月九日开始，我们处在敌人长射程重炮的射击下过了三个昼夜。眼见光华门外空中，敌人升起的指挥球从朝入暮始终不落。从十月十一日起，敌军在光华门、紫金山一带展开了猛烈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对各城门猛轰、猛攻。其中以光华门、中山门、通济门、水西门枪炮声尤为激烈。雨花台、中华门轻重机枪扫射声通宵不停，十二日白天尤为激烈。正午过后，即有八十八师部队从中华路溃退下来。晚上十点过，我在夫子庙桥头得到连部通知到团部集合。到了团部，只见一片混乱，群龙无首，兵不见官。又听说到扼江门集合，路过市区，只见断壁残垣。砖瓦碎片，着火房屋一片通红。扼江门内兵士拥挤，部队番号难分；马嘶人嚷，伤兵喊叫，一片混乱。我在此找不着部队，约一小时后，见来的部队愈多，城门内堆集很多麻袋沙包，只开半边城门，人多门窄，拥挤不通；时有自己的坦克由半开城门内冲出。我只好带起几个士兵携带步枪。弹药从人海中挤出。我拼命的挣扎，直往前冲，左脚背上虽然负伤也不觉痛。半小时后我终于挤出扼江门，虽未被踩死，但士兵散失。在下关江边渡口，遇四

排王排长和士兵张凤歧，只见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对面浦口鱼灯，就是喊不应，叫不来，用枪射击不到。下关江边瞬时聚集了几千人如潮涌。一个时辰，大片房屋被拆光扎木筏，捆圆木，争先抢渡。有好撑在江心。人多翻沉或散了的；有别人扎好后去争夺上筏被挤下水的，有顺江漂流随波浪仰天哭叫的。至十二月十三日天明时，见下关到浦口五公里宽的江面上，浮尸、木料、滥筏密集如麻，一直延伸到燕子矶。也有的人陷在江边污泥中不能自拔，头部露出，有的半身露出，将纱票摆在胸前呼救命的；情况凄惨，目不忍睹。我和王排长与一士兵因不会浮水，束手无策，只好从下关到燕子矶背着枪弹来回走了两个整天，曾见由汉中门来了一个人，骑着马，打起白旗叫投降。正义者一边骂他不是中国人，一边对准他射击，他见事不妙骑马回头就跑。十四日，见到从城内被日军抓着后，在铁丝网内集中用机枪扫射后的幸存者逃出来。日军飞机不断的低空侦察和扫射。下午，见身穿黄军服，头戴圆钢盔，枪弹整齐的队伍约两千多人退到下关和燕子矶一带来（我们是灰棉衣、绿钢盔），说话是广东口音，即是八十三军邓龙光的部队，准备午夜向敌人阵地冲锋。我和王排长就尾随其后，从燕子矶、光化门、栖霞山敌人的薄弱地带，火光稀少地方猛冲。经过几十分钟的激烈战斗，横过铁路线和公路线。拂晓，敌人还用枪炮火力追击、扫射。我和王排长及另一士兵利用地形，往无枪炮声的隐蔽地带拼命地奔跑。才脱离了敌人射击范围。

十五日天亮后，见田野血泊中尚未掩埋的尸体，横七竖八，缺腿断臂遍地都有。乡村农民普遍将屋里家俱丢在附近水塘里，十室九空，竞相逃

命，躲避进深山芦苇中。我们在山地，芦苇中遇着一些青壮年，他们都有自发的爱国心，听说我们是南京突围出来的，一边热情接待我们，一边主动给我们说什么地方有鬼子，何时来，何时去，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铁路和公路才不会遇着敌人，又为我们带路。天黑了，他们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使我的心眼里感受到了中国的同胞好，老百姓好。当我们从茅山下面经过时，听见上面在放留声机，岗哨把我们送到一个支队部。一个负责人问明了我们的来历后说：“过去老蒋与朱、毛打得那样凶，现在都团结抵抗日本鬼子，一致对外了”。吃了午饭，还送我们三角钱路费让我们走了。我们在敌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茅山脚下遇着的大、小刀会就要搜身，要枪弹，脱好点的衣服。水阳、黄池已有维持会，路过散兵可去领米一升。还见到日军从芜湖来去写的路标和部队番号。

一九三八年元月中旬，我们由湾址境内坐船过青弋江，从三山乘船过长江，由无为县境沿江步行到安庆。千里奔走，不闻鸣吠。当时杨森的第6军团驻安庆。我们再由安庆乘木船到九江，在收容所登记，领取伙食，坐介绍车辆到南昌，再转长沙。适逢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东电来令，调宪兵干部二百零八名补充山西临汾卫立煌部，我在外调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后，即调渭南补训处，从此脱离宪兵部队，继续投身抗战。

南京抗战，国民党把一个失去基本部队多年的训练总监唐生智派作卫戍总司令，共约七万多人，再加上从上海节节溃退下来的部队共有十

五万之众，但新旧夹杂，良莠不齐，整训不够，难以阻挡势如破竹之敌。口头上光喊要效法韩信背水列阵，势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可是雨花台失守后，中华路、南京城内并未发生巷战，大小带兵头目只顾个人逃命，丢了部队先行夺船逃跑，不按指定地区突围。特别是把金川门敞开，造成三十几万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逃生，演成人踩人，互相践踏；再加船支封锁，有幸逃出去又遭淹毙，未逃出去流落街头，日军占领南京后，用绳索捆绑，一百人或数百人结成一团，或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日军在全城展开了烧杀淫掠的大竞赛。用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溺水、火烧、活埋、机枪扫射等惨绝人寰的方法，一个月之内，南京约有三十多万人被杀害，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可是，蒋介石不但不追究南京陷落的责任，反而对一些军官加官晋级。在当时，我们亲临其难者看来，确是“莫明其妙”，有口难言。

刘光第年谱（中）

刘海声

1883年（清光绪九年癸未）二十四岁

四月，在北京参加正科春^闈会试得中；再应殿试，中二甲进士；最后经朝考合格，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在京期间，光第有暇即耽意读书，喜文或写诗，“自强不息”。先后写了《开砚海记》、《联簪谱志感》，并成《都门偶学记》一卷，发出了“近今时势之变，仕途太坏，士风次之。此等实在关系国家元气，非极力振刷，加意洗革，深恐孽芽已伏，一朝溃败，便不可治”，针对时弊的议论，表达了“隐忧在外夷，虎狼中国矣”，“人喜我心忧，中朝时势标”的真知远见。

与赵化镇同学胡正之写信，对胡的妻子去世表示“于邑”，希望他作“有志之士，坚忍前修”。並望他和“诸乡先生”大力教育“后起之望”、“齐知同学”、“欲为吾省振刷瘵疫，勃而兴之，谓自一乡始”。光第“爱才如命，劝人笃学之心可谓甚苦。”

秋，向刑部告假回乡省亲。与同乡廖向渠、卢翊廷于农历八月初十出京，十一月二十四申刻抵家，历时一百零二天。他的旅途路线是由北京到天津乘海轮到上海，再转乘江裕轮到汉口，从汉口搭木船上溯重庆改乘肩舆从陆路回赵化镇。光第热爱祖国山河，性喜游览，且关心民间疾苦，社会风气，这次虽说是回家探亲，实则等于访问观察。无论外国

之侵袭，官吏之腐败，灾祸之惨烈，百姓之疾苦，都一一详记，能尽力者，还不畏权势，不计利害，提出批评意见，希望对国家、民众有所补益。

八月十八日到达上海，看到西方列强侵略势力对上海的影响，他就说：“但愿持国是者，资其实用之利，而力禁妄无用之奇；返我俭朴之风，而严斥其淫靡之习；厉我刚悍之气，而隐消其觊觎之心；化彼邪说之宗，而归我礼教之正”，“既怀彼远人，终惠我中国”。他还认为为国之端，“总在自强而已”。因为“目今二十年来，中外大局，渐形疲暮，时艰局亟，非得极力振作，恐覆车在道，一有变动，交涉华夷，值兹玩弱余习，何以措手哉！”

八月三十，到武汉，同寓的成都陈辅臣，年过半百，性义决，足迹大半天下，急人之难胜于己。他一见光第，“即以大器相目”，倾谈之后，很敬重光第，他们纵谈四川教育、官吏诸事，同游登黄鹤楼。临别，书赠辅臣，对四川当道者不提拔人才和徇私情滥保人才的两种情况提出批评；对四川在外作官的某些人“贪墨骄纵”，渔利莫安的行为进行谴责。表示要“吾尽吾心，竭吾力，道合则幸矣。就其不幸，夔门剑阁，青衫布袜，单车小帆，手持《归去来》一篇，岂不乐甚！”表明自己作官决不同流合污，贪图富贵的态度。

九月，船行湖北省洪湖地带，看到洪灾给人民带来的惨状，以及乡民好械斗、为盗贼的情况。光第说：“三四年不收，民至流亡逃徙，甚至抢劫犯法，害及沿途，忧延邻者，而良有司并不详情豁免（赋税），

何也？”“司世教者，不得谓奉文守法，科比尽心，便塞吾责也！”

十月初三，在宜昌书摊头阅《曾文正公荣哀录》，中有李鸿章《祭文》，对天津教案拳拳致意。大略谓夷江其外，贼孽于内，局甚岌岌，曾故阳示以柔，内图自强，而外~~露~~靡之，反复详辨。光第对李鸿章这种谬论予以驳斥说：“此事在天下后世，当有公论。李公此论，即今日所~~来~~者。示以柔，诚不爽矣；所称图自强者，二十年来，生聚教训，想在大有可恃，而上可报国家者欤？”对李鸿章对外则畏帝投降，对内则自强无术的行为，毫不留情地鞭挞之。

十月中旬，船行三峡中，光第遇滩即“上岸搭手帮曳”。他不以刑部官员自居，认为这样“既可松载，又可略助力，且亦藉以习劳”。

二十二日，船泊夔州，闻鲍超（春霆）“方大修帅府，毁民房大小三百余间，虽皆给以货，而怨声载道”。光第不管自己与鲍官阶悬殊，立即往访劝阻。鲍不在，只得写了两首诗规劝他。其中一首是：“将星耿耿钟夔岳，世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这次诗谏鲍超，再一次显示了青年刘光第忧国爱民之心和不畏强权，敢言直谏的品行。

当时，夔州官卡有一“惯弊”：税官家人只要收受乘船官员行贿银四五两，即可给免验单一张，放走货载。光第船上有药材，应纳税四十余两。如光第出面求免验单，药材即可漏税。药商苏玉成为此请廖、卢二人托光第为他讨关免验。光第当即叫苏玉成来，向他严肃指出说：“我等作官，何可以私情而败官法！况近年洋票盛行，各省海关，减色殊甚，